

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系列

董欣宾

郑奇

著

中国绘画本体学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绘画本体学

董欣宾 郑 奇 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绘画学科研究 / 董欣宾, 郑奇编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6

ISBN 7-5305-2979-X

I. 中... II. ①董...②郑... III. 中国画—绘画理论 IV.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422 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建平

责任编辑: 刘子瑞 杨惠东

江苏竺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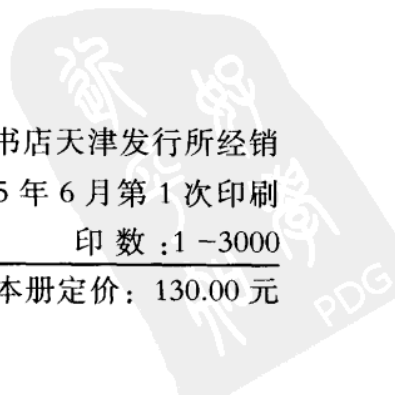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5.25 印数: 1 - 3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册定价: 130.00 元



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国家资助课题（97GB29）
《中国绘画学科建设之研究》最终成果

本课题经费来源除国家资助外，
尚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供配
套经费和美籍华人医生、画家
杨思胜先生提供赞助。

主 编
统 稿

董欣宾

郑 奇

郑 奇

执 笔

第一章

郑 奇

王宗英

第二章

郑 奇

王宗英

第三章

熊 炜

郑 奇

第四章

李金宇

第五章

陈建军

第六章

陈云海

第七章

戴 斐

第八章

王宗英

金 丹

编 务

陈云海

王宗英

唐 平

课题组成员简介

董欣宾 原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美术师，理论工作室主任。

郑 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

以下按执笔章节先后为序：

王宗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硕士。

熊 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李金宇 扬州职业大学讲师。

陈建军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云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硕士。

金 丹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戴 斐 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博士生。

《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系列》

总序

索菲

1985年,《江苏画刊》组织了一次十分轰动的关于中国画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结识了董欣宾和郑奇先生。董欣宾认为“李小山同学《当代中国画之我见》是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直言中綮,用心与文风都可赞勉。”“倡导济世之心则至仁矣哉,直言种种弊端,均中肯綮。不过其中许多问题仍需深入地平心而论,若此,则将得益无穷。”

他认为“绘画的发展与哲学一样,虽受到时代社会形态的多因性制约,但是它是随着人类文明智能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首先,它是对山川自然、天地日月的内在联系的感受、认识不断地深入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

是人对自然互相交流的结晶体,它一俟起始即无穷期,与天同运,与人共存。”“应该承认这门科学的发展是不平坦的,有时是升递,有时是回环,有时则波行,或者说螺旋式地上升,它在自身内在逻辑的制约中运动变革。”“绘画艺术内在的严密的逻辑结构像哲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样,它由画风、画派、画法、画理、画品等等技术形式或内涵组合而成,这种内在结构的表现透视着绘画艺术所包含的地域、人种、时空、文化哲学基础;审美习惯、审美心理与能力、审美理想的追求等多元因果和多项式运动。”

在这次讨论会上,董欣宾高度重视中国绘画的学科建设,言

及“绘画艺术的诸联系中，视觉生理是其门户，也可以说是个支点。有视觉的方法、可视度、深广、变异性心理等诸因素。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变化，人类对认识这些变异的深度不断改变，因此而产生的飞速发展的物质创造、技术进步、绘画观念自然变化急剧，加上艺术活动的形态、取材、加工制作等领域由此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新观念、新方法。因而固有的必然进展，没有的不断新生，艺术也就不断地在进步。中国画的传统历史也一样地遵循着这个发展规律。所有专制制度虽然约束人的开创行动，但是人类的进步也从未因此被压制而停止过这种艺术的追求。”

董欣宾的上述观点会后整理成文发表在1985年第8期的《江苏画刊》上，题为《也谈几句我见》。当我对李小山和董欣宾的见解有所领悟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各自具有独到之处，在推进中国艺术的变革中将殊途同归，作出了各自的建树。讨论会结束的前夕，董欣宾再次和我谈及他

对中国绘画的认识。他说，近百年来对于中国绘画有过多次纷争，无论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无助于我们对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做出科学的阐释。他还认为历史进入20世纪，要努力运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对古老的中国绘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要创建中国绘画的学科体系，准备撰写系列的专著：《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六法生态论》、《美性论》、《中国绘画学概论》、《中国民族思维模式》、《中国山水画学》、《中国人物画学》、《中国花鸟画学》等，我当即表示愿意承担这一系列书稿的责任编辑。

会后，董欣宾和郑奇日以继夜地撰稿，神速地写成了《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我通读一遍后，就在董家那潮湿阴暗的蜗居里，三人一起研读稿件。我开玩笑地说，这真是螺丝壳里做道场。那是一段令我永驻心田的时日。他们两位使我对中国画的精华与糟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其间我质疑，董欣宾答疑。时而拿起

圆珠笔描写我的铅笔改样，以示肯定；时而又拿起橡皮擦去我所作的修改。谦虚严谨，绝不讨好读者，也不苟同编辑。在他的著作中引出了一个全新的范畴，即“美性认识”。我原认为这和感性认识是一回事，经他解说茅塞顿开，方知是与感性、理性认识同等重要的新范畴。

多年来，董欣宾抚养因病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求学的孩子，经济不宽裕，又不卖画。因此最终也没有置办起一间大的画室和一张大的画案。工作间隙，他向我展示用图钉钉在墙上、门上或铺在地上所作的新画；还让我读他写的诗。这些诗极为抒情，多半写他的童年和江南水乡。他善于烹调，做得几道拿手的菜。他谈儒、道、释，谈气功，谈古乐，谈中医……常常谈得“乐而忘返”，我不得不打出暂停的手势。

在我与董欣宾合作的过程中，使我最为震惊的是他那高超的理论概括能力和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总结丰富艺术实践的睿智。我难以确认他的研究成果都是真

理，但是他谈中国绘画的研究科学化、现代化，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他们两位用了72对哲学范畴把中国绘画的表象与内在规律梳理得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从天、地、人三个方面阐明白文化、黑文化、黄文化的成因，进而阐明中国绘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这对惯于从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中国文化现象的思维定势来说，是一重大的科学冲击。他们还运用创造美学、感知生理心理学、分析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绘画的主体、客体、本体等三个方面展开剖析，揭示出中国绘画所蕴含的巨大活力。

每当我与董欣宾谈起中国绘画的前景时，他总是神采奕奕，展示出“匹夫有责，当仁不让”的豪气。他说：“随着现代科学文明的冲撞，中国绘画受到了冲击，而且愈是流大水急，其冲击的回浪也愈见起伏高低。但是这样的长波巨流是不会干涸的，它

将容受一切，更加澎湃地向前，在世界绘画的新潮流中，如傅抱石先生所说的，‘举起大拇指，摇而摆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董欣宾使我形成以下这样一些认识：“中国绘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在壮美的奋争中的灿烂的结晶。尽管其十分漫长古老，仍能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因此可以认为虽然有没落的艺术，但绝对没有艺术的没落。中国绘画正在舍弃它自身的弱点向更广阔的领域开拓，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如果看不到这种时代的趋向，听不到这种时代的召唤，那么即使他不代表着没落，也仍然是没有希望的。”

“一百年来预言中国画必消亡者有，武断其完美无缺者亦有，忧忡其洋化亦非新见，然而难得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更新陈旧之研究，苦索表现新境者亦寥若晨星。有些搞理论的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毫无新见；甚至有的以画为诱饵，追名逐利。这种种劣

迹给中国画的发展实在带来无穷危害。”（录自《也谈几句我见》）

谈及画事，董欣宾兴奋不已；言及人事，则愤懑沮丧，怒不可遏。他有许多挚友，因为他们接受过他的各种善举，在他病重期间，朋友们鼎力相助，情景十分感人。然而不知怎么的，有的朋友离他而去；有的人则与他势不两立。久而久之，我感到也许是这位“读书人”集中国知识分子的善恶美丑于一身，来不得半点中庸，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中步履艰难，心力交瘁。有幸的是，这位难与人同的董先生找到了知己者郑奇，而颇具学养，颐指气使的郑奇甘愿俯首拜这位怪杰为师，精诚合作近20年，我十分钦佩。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二位灵犀互通，相得益彰，这一系列的专著是绝不可能面世的。经过一番难以言表的周折，董、郑二位合著，由我负责编辑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六法生态论》、《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兼论中国绘画的世界性地位》终于陆续出版了，后来由于我离休，加之学术著

作出版不景气，我们之间的合作就此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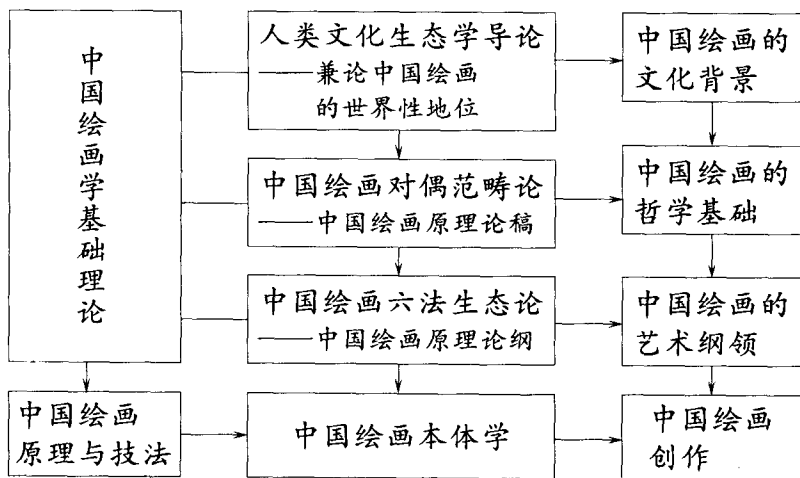
董欣宾是中国绘画学科性建设的开创者，中国出版界的优秀作者。他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我悲痛内疚。因为我无力助他完成未竟的事业。

老师离世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郑奇主持完成了董欣宾生前遗留的研究课题，即中国绘画本体学，两位作者奋斗二十年，从而结束了中国绘画只重经验传承，没有学科体系的历史遗憾。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以《中国绘画学科研究》冠名，系列

出版董、郑二位先生的四部专著，即《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兼论中国绘画世界性地位》、《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本体学》。这四部专著中的前三部已在1988年至2001年间分别在几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和重印，它们是中国绘画学的基础理论。最后一部即第四部为基本技法，是前三部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如同医学学科，前面的是生理、病理，最后是临床医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列表如下：

附表：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系列



将以上四部专著集中出版，展现出老字号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对于完整展现董、郑绘画学研究的体系力度，推进中国绘画学科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读者亦将从中对中国绘画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艺术原理、创作技法各个方面对中国绘画学科得到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董欣宾和郑奇在中国绘画学科建设方面，已经为我们夯下了基石，展现出雏形，迈开了第一步，然而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漫漫长路尚需上下求索。谨此，以下列两段引文作为本序的结束

语：

“人类的历史，艺术进步的历史，便是这些优秀分子向各种制约、封闭、阻碍进行大无畏地冲击，进而追求真、善、美的历史。”（摘自董欣宾撰《也谈几句我见》）

“艺术需要在思想与形象的海洋中进行选择，需要在实践中求得创造，这场讨论的高潮虽然过去了，然而并没有结束，它是一出不会落幕的戏，一篇没有结尾的文章。”（摘自《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讨论集》索菲撰《纪念与期待》）

前言

——深切缅怀中国绘画学科奠基人董欣宾先生

郑 奇

《中国绘画本体学》即将与读者见面了。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绘画结束了没有学科体系的历史，也标志着世界绘画学科建立在西方那种解剖学、透视学、素描学、色彩学为基础的科学艺术学科的对立面，树立起了一座东方式的以造型学、章法学、笔法学、色彩学——即真正的绘画本体学为基础的艺术科学学科的大厦。尽管它还处于初创期，但它的东方特色和艺术本体学性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缅怀这一学科建设的奠基人，这一课题的前期负责人、本书的第一主编董欣宾老师。

20年前，即1984年，我在扬州工作，在赴合肥出席黄山画

派学术讨论会的火车上与董欣宾邂逅而一见如故。会上，他因看不惯社会的一些不美好的现象而提前返回，我则于会议结束后立即如约赶往南京看望他。他向我提出了合作进行中国画学科建设的要求，可惜我当时尚未认识其重大意义，未予重视。迟至第三年，即1987年，由于某种人际的客观因素，导致我有幸正式开始与他合作。我抛妻别子，住进南京南湖天地居，合作的第一部书是《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以下简称《对偶》）。合作的宗旨，董欣宾很明确。他说：“中国人画了几千年的画，没有弄清楚这画里面的东西，使得中国画艺术得不到应有的世界性地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画至今没有进

行自身的学科建设。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他们引进了西方的绘画学科，新中国建国后，苏联的一套又被请进来，它们的绘画学的基础是自然科学，并非艺术科学。只有中国画，才是真正的艺术科学。但古代中国画停留在经验传授阶段，加之近现代又以西方学科取而代之，弄得中国画至今无学科，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中国绘画学科建设的重任担起来。”董欣宾语重心长，充满神圣，其人格的力量更使我深受感染。

他还要我写个《拜师帖》，拜他为师。这一点我当时不能接受，觉得他是封建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与他是同届研究生，兄弟相称可矣，师生相称则不可。对我的态度董欣宾不生气、不强求，但也不放弃。他诚恳地动员我：“我想传授给你的东西很多很多”。“一个人有个老师是很幸福的。我就十分迫切需要一个老师耳提面命，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份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师生关系都是老师寻找学生，次一等的师生关系

才是学生去拜老师。”“你现在不拜也罢，先合作写书，将来想通了再拜也不迟。”

就这样，我开始执笔写作《对偶》。按照董欣宾的初衷，是想把历史上的范畴梳理一下，定义、内涵、外延搞搞清楚，为学科建设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合作的方式是二人一起讨论，我执笔，他修改，我再誊写定稿。因为在写这本书之前，董欣宾的论文《中国画若干基础问题的探述》已经提出了许多本体学的创见，我也写过一本《中国绘画哲理刍议》，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我自己的史论知识积累，加上董欣宾的成果，虽说是梳理，已不乏创新。尤其是用现代科学语言对许多玄之又玄的传统范畴，进行了生理——心理——物理——学理贯通性的剖析，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在东方所谓神秘文化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对中国画如何由技巧上升到原理，首先为中国人所真正理解，并贯注于教学，进而用于交流，走向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部书后来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第一本书交付出版，接着写第二本《中国绘画六法生态论》（以下简称《六法》）。说实话，《对偶》写完，我已感到江郎才尽。因此，《六法》一书更加必须以董欣宾为主导。他对《六法》的写作宗旨是这样说的：“六法是中国绘画学的纲领，如果要建立中国绘画学科，再也找不到比古六法更完整更严密的框架结构了。可惜一千多年来，六法被中国人误解了、割裂了。因此我们要正本清源。这一工作完成，学科建设的基础就牢实了。”他当时严正指出在对六法的标点上钱钟书的错误，严正指出“传移模写”不是讲临摹，而是讲创作：“这样一个严密的绘画学纲领，不可能不讲创作！”等等，他对权威的无视，对约定俗成的观念的否定，使我无比惊讶，不能接受，乃至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他只好对我说：“两人合作，必须以一人为主，否则长期吵下去，没完没了。我比你长15岁，见识也多一

些，你就按我的观点去写吧！”我想想，也有道理，就照办了。令人更加惊讶的是，当我翻检史料，对他的观点进行论证时，越来越发现：他果然是正确的！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开始感到董欣宾常常口出狂言，藐视古今天下权威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感到他的创造性思维就像决堤的洪水奔涌，新意层出不穷，智慧深不可测。大约在1989年，我写了《拜师帖》，内容是：“弟子郑奇谨拜于欣宾董师门下修性修命，为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事业而奋斗。”这一内容的潜台词是：万一你违背了为人类文化事业而奋斗的宗旨，我随时可以不认这个师生关系。我拜的不是你个人，而是民族的优秀分子。

《六法》写完后，原计划应该写《中国绘画学概论》。然而，不知董师吃错什么药，他执意要写一部《无锡县社队工业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我原本不是搞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对《年谱》的编写毫无兴趣。但董师激情昂扬，苦口婆心，向我阐述写作的

意义：“人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人类的历史进退之中。社队工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无锡的社队工业又是全国的社队工业的缩影，对它的正确认识，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如此如此，其中甘苦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书写完后，无锡县委、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发式和学术研讨，国务院、全国人大、文化部许多领导人到会，给予很高评价，北京许多媒体作了报导。这本书，对中国画学科建设虽然没有价值，但对中国社会发展是一部有用的书，可惜，它尚未为许多人所认识。但我始终觉得，总有一天，它还会被社会学家或执政者重新提起。对我们艺术和艺术理论工作者来说，这部书则是我们全面认识董欣宾作为一个大师级艺术家的胸怀、境界、学养的重要的旁证材料。

董师生前带我合作的最后一部书是《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兼论中国绘画的世界性地位》（以下简称《导论》）。《导

论》作为文化学专著，用全新的理论体系阐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从天文化角度对文化、文明重新定义，提出了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的“横向多元进化论”！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预见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并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证明了中国绘画至高无上的世界性地位。这本书可以作为中国绘画学科建设的本性基础理论来看待。它把中国文化底蕴作为中国画的根本，把中外比较作为展现中国画地位和特色的根本，十分宏观。但董欣宾当时的写作目的似乎不完全是为了中国绘画，他说：“解决中国问题，关键是《年谱》，解决世界问题，关键是《导论》。到此，我们可以告慰于天下了。”他在《导论》初版时，在环衬上设计了一条醒目的口号：“为人类平等而雄辩，为人类和平而呼吁！”看了这句话，我想，一切营营于蝇头小利的所谓艺术家们应当惭愧。“大师”不是靠包装出来的，而是要为“大师”的称号付诸行动，付出代价。到此，我发现我写《拜

师帖》时给自己留下的一条后路——那个潜台词，实在是多余的，也足见得我的愚钝！

2000年3月，董欣宾发现身患肺癌，他说：他是中医，却看不了自己的病，他精地理，却没有来得及给自己找一块葬身之地。他应文化部对外展览中心之邀，匆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江南好——董欣宾中国画展》，匆匆地写完了《中国风水学术记悟》和《董欣宾画语录100则》，于2002年10月16日在上海长征医院逝世，年仅63岁。

《中国绘画学科建设之研究》是《导论》完成之后，亦即我已由扬州调往南京博物院工作以后，于1997年向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小组申请的九五国家课题。文化部下达经费2.5万元。经费的下达，说明董欣宾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令人百感交集的是：

一、我们从1987年至1997年长达10年的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工作中，在最需要资助的时候，完全靠私人勒紧裤带干下来了。

二、当国家批准立项并下达经费后不久，我患严重眼疾，工作中断。不久董欣宾又患肺癌，直到逝世。这真是有牙齿时无茴香豆吃，有茴香豆时却没有牙齿了。

我曾动手写过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第一节，董师看了一、二两章，觉得不满意，说是放在他那儿，让他修改，然而直到他谢世，竟未能动一字。2002年11月我又由南博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工作，作为董欣宾事业的继承人，我不得不将课题的重任担当起来，否则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良师益友。

此时此刻我忽然领悟到了《拜师帖》的真正意义：它决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学派、一个画派的传承的严肃和神圣，是一种历史的责任的保证所必要的形式！它与个人名利实无多大关系，正如《六法生态论》评谢赫的历史功绩所云：“历史本来是价值沉淀而并不穿凿个体功利观，因而谢赫的名字与六法一样，实际已是民族历史和